

20
21
22

支 0+4

北齊書卷十七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羨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勃勒部人也高祖信俟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
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姑姑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
歎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
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卽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
二人脫身歸余朱榮榮表金爲別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
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至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庫狄干等贊成大謀仍
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脩破之加右光祿大夫
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余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

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庫狄干等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掎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櫞領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谼嶺會金於烏突戌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崿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甞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

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
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
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思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
金孫武都尙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
姑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
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姑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
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斡遷左丞
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
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
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
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
三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
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尙書朔州刺史曾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卽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凶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儔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謹兼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輅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

尉遲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唐國公司叱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迴
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迴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
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
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
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遷太傅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
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
環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繼交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瑜跋顯
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
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
梁洛都與景衆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
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
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
等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

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千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鄭勅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卽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已賂光從奴而問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譖漏其文於鄰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舌斥己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

啟卽欲施行長驚以爲無此理班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旣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勑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悞恐卽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竟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恆伽假儀同三司並賜死光少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叅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

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親縣伯河清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卽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蔚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勑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旣至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汗宣閉城門羨曰勑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曾伏護餘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

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母日
令其出畋還卽輒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
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
有幹用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
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入朱榮待
之甚厚以平翼父爵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
縣伯尋進爲侯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州刺史入兼
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景度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儒左衛將
軍庫狄伏連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別封
美陽侯行兗州刺史以驥貨除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
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

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苻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盜以還東躋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而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繼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八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十

孫 謄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謄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謄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幽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謄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謄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謄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朶朱榮建義謄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督帥謄知之密啟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晉州謄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朶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日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謄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謄以誠款常預謀策謄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

於鄭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尙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啟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旣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尙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怯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廻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己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府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鄭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

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
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廷子鳳珍嗣鳳珍庸常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
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脩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
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釋褐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
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
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鄆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
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
乃啟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己四階讓兄騰
並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
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
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
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廻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堤以防汎

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礮礮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誼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啟顯祖並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尙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銳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

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並投漳水又發隆之家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余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鄆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沮以子如

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顯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弟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恂恂唯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我威彊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啟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尙書朝夕左右叅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興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尙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叅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尙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